

文學週刊

眞卷四 爬山…… 邵洵美 再次的改善…… 美國 O. Henry 著…… 高建華譯
 第一 上江行…… 葉鼎洛 思想的花園…… 崔萬秋等
 見代詩集卷五
 第一卷 第一號 第三號
 南國的戲劇運動…… 陳明中
 關於火之跳舞及其他…… 許維佑
 第三十七十二號 應社出版
 南征小誌…… 姜啟賓
 婦女與家族制度…… 陶父

(八月號要目)

第九卷 第一號

(第三七六期)

岳傳的演化…… 鄭振鐸

『古國的人們』…… 趙景深

人生翻譯本的卷頭語…… 傅東華

民間故事雜抄…… 趙景深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 上海開北天通庵路三號里五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 每期實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 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二角六分
- 半年二十五期連郵費六角五分

◎文學週報社優待定戶

特別啓事◎

本報得以繼續不斷的刊行至近四百期者，其主理者皆持者之一，便是許多長期定戶。他們給我們以物質上的補助，也給我們以精神上的鼓勵。茲當本報九週年紀念，由遠東圖書公司取回自辦出版之際，特定下列優待定戶辦法，略表酬謝之意：

- (一) 凡尚未滿期的定戶及新定戶直接向本社預定本報一年以上者，均得享受下列優待的利益。(非長期定戶及向代派處訂閱者，概不得享此權利。)
- (二) 定戶得以八五折的特價購買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學週報社叢書及本社社員的其他書籍。(這些書向舊實價)
- (三) 定戶得以七折的特價購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這些書向舊八五折)
- (四) 定戶得以八折的特價購買本社出版部刊行的各種書籍。
- (五) 以上各特價優待皆以直接向本社函購者爲限，向開明商務及其他經售處購買者無效。每種以一部爲限。
- (六) 定戶每次購書姓名地址，須填寫清楚，並須寫明定單號數。
- (七) 寄書郵費由定戶担任。須掛號者每包另加郵費六分。

- (八) 特價各書印有目錄，函索即寄。
- (九) 款項及書籍收發，一概以郵局收據爲憑。遇有申達失誤等事，本社不負賠償之責。
- (十) 特價期間，以登報日起，三個月內爲限。

上海天通庵路三號里五號 文學週報社謹啓

bw/404/0302

(196) A43

岳傳的演化

鄭振鐸

精忠傳在早期的英雄傳奇中是一部極重要的作品，不知多少人曾讀了這部作品而憤慨不平，而切齒痛恨，而涕零不已。然而精忠傳却不僅止是一部書。在明代，岳飛乃是一位通俗作家所極喜描寫的大人物。當時，至少有四部岳傳在流行着：

(一)武穆演義八卷 明，熊大木編，後集三卷，李春芳編。嘉靖三十一年刊。這部書又有一部明刊本，名宋武穆王演義凡十卷，亦題熊大木編。又有續像精忠全傳凡八卷，題李卓吾先生評，前有李春芳序，大約即為熊本。前兩部書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後一部書道咸間有仙珍翻刊本。袖珍本的李春芳序上說：「他日讀王之精忠錄，輒嘆曰：英華所聚皆正氣也。是誠可以激勵後人也。板行已久，頗有脫落。况近有頑王之德，弔王之詞，珠玉相照，皆未得登板，亦缺典也。乃躬為釐正而重刻之。」則此序以為重刻精忠錄的序，而非刊印武穆演義的序了。也許是刊行武穆演義的人，借李氏之名以為號召，故移此序於演義之前的吧。這部最早的岳飛通俗演義，凡八卷（未見李春芳的三卷後集，不知內容是什麼，是否為李氏所作），每卷十則，共八十則：始於金人的南侵，終於岳飛的被殺，秦檜的在獄中受報應。全部岳傳的骨架，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全書並不分回，僅分為則，其「則目」也只是七字的單句，並沒有對偶的兩句。這很可見出此書的是嘉靖時或嘉靖以前的原本。全書用的是極淺近的半文半白的文體，與三國志演義極為相同，又可見當作作者之時，白話文學的技術尚未臻於純熟之境。茲舉其中一小段於下：

：再與即辭岳飛，逕往小商橋拒敵去了。岳飛放心不下，

「真美善」(六月號)

第四卷第三號要目

唯物論與物質
秋天的夢(小說)
說「才」兩狂
人面與約定的討論

鳥鳴
書報映象
苦酒

愛倫坡作：黃龍譯

水訓傳新考

會明

沈從文

胡適

沈從文

又令岳雲引馬五千埋伏臨穎北岸，候有動靜，急出救護

岳雲亦領計去訖。岳飛分遣已定，自與張憲、徐慶、楊欽等整陣待敵。却說兀朮人馬鼓勇而來，先遣萬戶撒八千戶張泰領三千人前哨，又着番漢渤兒蓋五十引鐵騎抄從小商橋合圍宋軍。蓋五十領兵自去不題。萬戶撒八與千戶張泰部胡兵，哨進小商橋，正遇宋將楊再興，騎馬擺列橋頭，大叫：「賊休走！」撒八，張泰大怒，勒馬雙出。楊再興手揮雙刀，驟馬乘勢與戰。方數合，金將力怯，兩騎馬往後退走。再興不捨，研陣而入。金人大敗。忽橋後喊聲大起，一處人馬殺來，乃番將蓋五十也。宋兵恰慌。金將撒八，張泰，見番人旗號，復勒騎殺回，將宋軍圍在中間。原來其他只有一條路，中間是小商橋斷。楊再興雖勇，前後皆是金人，進退不得。部衆各望橋上跳下。再興大叫曰：「今日當以死戰！」岳將軍也！「縱騎衝突。金人兩下弓弩亂放將來。再興身被數十矢，忍痛不住，墮死馬下。忽北岸鼓聲雷動，一彪軍截出，乃岳雲也。金兵望見岳家旗號，大驚曰：「岳爺統兵到也！」各四散奔走。岳雲驍騎已到，迎頭遇着萬戶撒八。楊雲手起鎗落，打死馬下。岳雲與衆騎始得再與尸首，身無完膚。因令軍士焚之，得其箭簇二升。岳雲嘆不已。(第六卷)

(二)重訂按鑑通俗演義精忠傳 明，于華玉著，友益齋梓行。出於熊大木武穆演義之後。金世俊的序 未著歲月，大約是萬曆間的作品。此書一名盡忠報國傳。于氏作此書時，蓋以糾正熊書的荒誕不經的所在者。他在凡例上，處處針對着熊傳而大肆其譏評：「俗裁支語，無當大體，間於正史多戾。……舊傳卷分八映，映有十目，大是贅瑣。至末卷，插入風僧冥報，鄙野齊東，尤君子之所不道。」因此，他便「正厥體制，去其繁蕪。」

「新月」(五月號)

第二卷第三號要目

論說小說
沈從文

胡適

沈從文

沈從文

一百二十五兩銀子的面

沈從文

沈從文

沈從文

沈從文

沈從文

沈從文

(196) B43

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連郵一元八角

善

目 雲台浪跡

孫佳 文藝管見 (十六期)

毛一波

到城去

大城中

謝子愷

謝子愷

與正史相符，爰易傳名曰盡忠報國。『第八卷』這七卷，更於目之冗雜無義者裁去其八。每卷以四目，對於『傳』句複而長，字俚而贅』處，他又『痛為剪剔，務期簡雅。』但武穆演義經了他的這一番刪訂之後，雖改舊觀，却失了活潑的精神，傳奇的面目，他使岳傳離開了民間的通俗讀物而逼近於正史傳記的複述了。他雖自己居功的說道：『繕較凡七易丹墨，大有分肌劈理，脫胎換骨之功，』其實則他的『簡雅』，較舊傳的鄙俚尤為使人不快。傳奇的著作，是與其枯燥而無趣，不如鄙俚而生動的。

(三) 岳王傳演義 八冊，明·余登鰲編，明版，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才見其書，不知內容如何，也不知是什麼時代的出品。大約總不會是在熊大本之前。也許更在華玉之後也難說。否則，於氏也當提及此書來了。

(四) 精忠全傳 明吉水鄭元標編次。此書今日尚有通行本流傳者。鄭氏字爾瞻，萬歷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魏忠賢當權時，他求退而去。卒諡忠介，有願學集。他這部精忠全傳是復興了傳奇的趣味，修訂了熊大本的舊本，而繪畫了華玉改本的迂腐的。精忠全傳到了此時已進步得很多了。

都是明代的關於岳飛故事的傳奇。為什麼會把故事在明代會重現的發達呢？一個原因便是受了楊嘉善的刺戟，與乎外敵侵略的危機，因此思良將，惡權臣，而岳飛在傳奇中，口飛，卒極以發揮之了。別一個原因便是，岳飛在民間的口碑，口碑對之，並不怎麼好，直到了他的孫子岳珂的金瓶梅，他呼屈之後，接着又逢着金人，蒙古人的屢次南下，人民愛國，為之大憤。於是岳飛的故事便盛傳於時。經了蒙古人的忽必烈治之後，漢人痛定思痛，對於為國家捍禦強敵的這位名將便加倍的加

以崇敬。是時有紀事實錄，不久又有精忠錄，皆係岳飛氏的忠貞的。至此，傳奇便自然而然的也會產生出來了。我們看李春芳精忠錄的序，知道當時不學的太監也崇拜岳飛不已，便明白岳飛故事在當時是如何的盛行了。

這些四代的『岳傳』，到了清代中葉而有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便是錢彩編次，金豐增訂的精忠演義說本前全傳。這部書凡二十卷八十回，是一部最完備的精忠傳。金豐的序上說：『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故事虛，則過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他這幾句話直是道破了一切歷史小說與英雄傳奇的關鍵。『說岳精忠傳之不得不由精忠傳而成為荒誕的，熊大本的武穆演義，更不得不捨棄了『簡雅』的華玉的盡忠報國傳而走到更為荒誕的錢彩，金豐的精忠全傳。這乃是自然的進展，也便是民間的需求；一切傳奇都不能不走到這條路上去。不荒誕便不成其為『傳奇』，不荒誕便不能為民間讀者所深喜。錢彩，金豐的書，在諸本『說岳』中，最為流行。其原因大半便在於此。但錢，金的說岳全傳，其內容也自有其好處。他們將諸舊本的敘述與描寫都放大了，因了放大，便格外的事以從容的用工夫細寫那些應該細寫的情節與人物；因了放大，一切的敘述更詳盡深入，一切的描寫便更生動活潑了；因了放大，一切可以動人的地方便寫得格外的動人了。像岳飛與岳雲父子歸鄉（第六回）岳飛被賊賊困（第十四回）岳飛父子歸鄉（第六回）諸節，都使他讀者泣不禁的。而『風波亭』一節，有的人竟翻過去不敢看。紅樓夢上的鴛鴦之弔死，黛玉之臨終，使我們讀已，如見鬼影，如聞鬼聲，燈光也似乎變得綠豆兒大小了；其情境是悚怖無比的，牠使我們毛戴髮豎。『風波亭』的一幕，則不覺我們感到恐

怖，而使我們悲憤，傷感，不忍讀，其情境是淒涼可泣的；牠使我們眼兒不自禁的濕了。但這書除大鵬鳥等報應輪迴之說不論外也頗有過於荒誕可笑的，如笑死牛鼻氣死金兀朮（第七十九回）之類，其人物的性格也頗有脫胎於他書的，如牛鼻那樣的一員「福將」便活是說唐傳裏程咬金的替身。而其文字也頗平庸，不大耐得吟味。與諸本「說岳傳」較之，固然是高出，若置之於水滸，紅樓之列，却頗有些「自慚形穢」。姑引楊再興誤走小商橋（第五十三回）的一節，以與熊大木本的同節相比較，由此頗可見出「岳傳」故事在二三百年間變化得什麼一個樣子。

……再說第一隊先行楊再興，奉令前往朱仙鎮來。此時正值十一月天氣，只見四下裏彤雲密布，大雪飄揚。萬里江山，如同粉壁。再興帶兵冒雪而行，一連走了兩日兩夜，已到朱仙鎮不遠。看那金邦人馬，漫山遍野，滔滔而來，不計其數。楊再興道：「三軍聽者！爾等看番兵如螻蟻一般。你們上前去，豈不白送了性命。爾等可扎好營寨，在此等候，我去殺他一個翻天倒海。」衆兵一齊答應，下了營寨。那楊再興即便拍馬搖鎗，往番營殺進，誰知那昌平王兀朮四太子，帶領了六國三川大兵，分爲十二隊，每隊人馬五萬，共有六十五萬人馬，虛張聲勢，假言二百萬，往小商橋而來。第一隊的先鋒雪裏花南，走馬上來。正遇着楊再興，一馬當先，把鎗只一挑，將雪裏花南挑下馬來。番兵不能抵擋，吶喊一聲，兩邊疾開。楊再興拍馬趕上。那二隊先行雪里花北，便來接戰。早被楊再興一鎗，那雪裏花北招架不住，也死於馬下。只見那番兵回身一疾，楊再興拍馬又上前來。撞見三隊先鋒雪裏花東，早已知道前邊之事，催馬搖刀上來。正遇楊再興，他的刀尙沒有舉，早又被楊再興一鎗將頸下挑了一個

窟窿，翻身落馬。殺得那些番兵，東倒西橫，抱頭鼠竄，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沒命的奔走。那四隊先行雪裏花西，聞報，飛馬上來接戰。冲着楊再興，不土一合，早被再興挑於馬下。不上一個時辰，連把四員番將大將，送往閻羅殿去了。四隊番兵，共計有二十餘萬。見主將已亡，大敗而走。衆番兵懼怕，不知照依這樣的南轅，有多少追殺下來，先自慌了亂跑。人撞人跌，馬踏馬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但見尸如山積，血若川流。楊再興在後追趕。見番兵向北而走，心下想道：「我往此處折去，豈不在番人之前截住他的歸路，殺他個片甲不留！」再興想定了主意，竟往近路抄去。誰知此地有一條河，名爲小商河。早已被這大雪遮滿，看不出河路。那些番兵，盡皆知道是商河，前邊小商橋。所以那些番兵，皆向西北而逃。小商河河水雖不甚深，却皆是淤泥衰草，被雪掩蓋，不分河路。楊再興一馬來到此處，一聲響跌下小商河，猶如跌落陷坑的一般，連人帶馬，陷在河內。那些番兵看視，只叫一聲放箭，一衆番兵番將，萬矢齊發，就像大雨一般。後人有詩章之曰：

東南一棒天鼓響，西北乾方壁將星。
未曾受享君恩露，先向泉臺泣夜螢。

兀朮傳令衆將調兵轉去下營。若有南蠻前來迎敵，不可造次。須要小心準備爲主。不言兀朮之事，却說那二隊先行岳雲趕到，天色已晴。再興的軍士，上前迎着公子，報道：「楊老爺追殺番兵，誤走小商河，陷於河內，被番人亂箭射死，特來報知。」岳雲聽了，不覺大叫道：「苦哉！苦哉！救應來遲！此乃我之罪也！」傳令三軍：「與我扎住營盤，待我前去與楊叔父報仇！」三軍得令，安下營頭。岳雲拍馬

「幽默」旬刊

（第一輯目錄）

文藝管見

宏徒

文藝的意義
表現主義的戲劇

（第二期目錄）

三

田

「一般」(七月號要目)

京新與舊體詩
李斯體及其名曲
陳登元
豐子愷

女人(左拉著).....
夏天的生活.....
幽默.....

田子沫

現代印

女子散文詩三篇.....
定價每份二分 全年八角
上海復旦大學郵務處轉交

同商局
歐行匯豐

搖鏈，直抵香營。一馬沖進金營，有分教：

萬馬叢中顯姓字，千軍隊裏奪頭軍。

「古國的人們」

趙景深

徐耀村作 短篇小說八篇
實價五角 永沐書店出版

一本書最好的批評是作者自己的序，尤其是霞村自己的這篇序，簡直用不着我再多說什麼：我所說的也不過是就他序裏的話略加推闡而已。

我以為這八篇小說都是自然主義的小說，狹義一點說，則大都是莫泊桑式的小說。他是用純粹客觀的方法，觀照的態度來寫的，在這第一個作集裏，你看不到作者自己的出現；即使有，也不是主角的自己。自然，作者的哲學思想或是人生見解在這本結集裏也是看不出來的。他寫得像大理石在月光下陰涼着的那樣的冷靜，他寫得像多年古井那樣的沒有波動。作者自己在序裏也說：「我在這裏並沒有給我們這個老國度戴上一個樂觀的花冠或把她陷入一個絕望的死獄，不過我是從這個老國度裏生出來的，現在拿她的一小部分做做我練習繪畫的材料罷了。」

因為作者所取的是自然主義的態度。當然對於環境，尤其是風景的描繪，用不着仔細的去刻劃，他這八篇所寫的就是八個人物，很樸實的寫這八個人物的性格。這在作者的序中又可以看到他的自白：「因為各篇所描寫的多半是老中國的社會裏產出來的人物，所以便給他起了一個總名叫古國的人們。」不但書名是「人們」，就連篇名也是「人們」。你看後四篇題名為英雄愛人「悲多芬」先生那二嫂，豈不都是「人們」麼？第四篇「君」的話也

把人物寫明了。前三篇雖未題明，自然也寫的是人物：五十塊錢所寫的是忠厚老實的飯舖老板王老西，唱所寫的是神秘莫測的青年王先生，煙燈旁的事所寫的是良心沒有全死的營長孫大叔。他這裏面所寫的有軍人，有商人，有小人，有學生，所謂軍商仕宦，無不應有盡有；還有男人，有女人，那就更複雜了。他就用無愛無憎的態度把這一切人物都如實的寫了下來。

霞村近似莫泊桑之處，我覺得有三點：

第一，八篇中有一半是寫性慾的。煙燈旁的事寫五個軍人在一個黑胡同裏輪姦一個姑娘，英雄寫一個旅館裏住着的姨太太，在戲園裏勾引了一個青年以後，又與張軍需勾搭起來，「君」的話寫「君」在巴黎打野雞的事情，那二嫂則寫那二嫂有了丈夫，還偷了一個軍需。有些人寫這類的小說，也許自己先就情不自禁起來，像浪漫主義者似的，寫了許多美麗勾勾，把性慾發揮得很高很高，當作神聖而且莊嚴的事；甚至有時把性慾發揮起來只提起至高無上的 Platonic Love，像紳士似的，把臭馬桶的蓋子蓋住，說得香噴噴的。但霞村自己，却只是當作練習畫稿似的去寫，在這四篇小說裏並沒有燃燒着青春的熱情之火，並沒有色情狂的渴慕，使人看了毫無受了挑撥之虞。他之所以近似莫泊桑也就是在這種地方。

第二，「君」的話和煙燈旁的事在結構上也頗似莫泊桑。兩個人談話，把一件事慢慢的談起，後來又加上幾句感慨，這是莫泊桑常用的結構，於今又重在霞村的這兩篇小說裏看到。

第三，英雄在情節上也頗似莫泊桑。莫泊桑有一篇小說寫一個不懂人事的鐵夫老郵差，有一次送信，聽見一家人家裏面在喊救命，他不知是幹的那事，以為是謀財害命，連忙跑去報告。英雄的情節也差不多。旅館裏的人紛紛起來，捉住了一個謀

財害命的賊，也是先聽見的救命啊！」的賊叫聲，後來却知道也是幹的那調事兒。不過霞村的結構較為複雜，而興趣也較為持久，因為其fiction較多，使人等待那『水落石出』，更加心一點。

這八篇小說雖取的是自然主義的手法，尤其是莫泊桑式的，作者自己似乎現在已經不大喜歡，要轉換方向了。他把他的小說集題作古國的人們，猶之魯迅將他的舊作題作墳，似含有可棄之意。他自己也說這些作品『現在已覺得可笑了。』將來也許霞村要拋棄這純粹客觀的寫法，加入他自己的理想在小說裏，與最近的新寫實主義的文壇巨子相追逐罷。

一九二九，八

「人生鑑」譯本的卷頭語

傅東華

（讀時這水靈給中國的每個青年）

青年們，你們不都覺得煩悶嗎？原是的，你們不幸而做二十世紀的青年，更不幸而做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再也享不着『義皇上人』那種渾渾噩噩的幸福，誰能還免得了煩悶呢？倘若你們當中確有覺得自己並不煩悶的，那我可以武斷說一句，這必定不是是你一時的幻覺，不久終於要遇見幻滅的。

你們的煩悶原因當然不一——有的為境遇，有的為家庭，有的為戀愛，有的為……，但是歸結起來，總由舊信仰已經破產，新信仰還未成立，因致你們四顧茫茫，尋不着一個歸宿，摸不出一條出路的緣故。原來世界上最快樂的，莫過於一個不識不知的豬，其次就是那種甘被某種信條所麻醉或某種傀儡所制馭的蠢人。然而二十世紀的物質的洪潮已將一切舊道德，舊信條，舊

宗教，舊傀儡，都不可防禦地衝決摧翻了。這樣的衝決推翻，是我們為『自由』的名義而歡迎的，同時也就是我們的一切煩悶所由來的，例如拿『性』的問題來說，你如對於當初那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度『真正』信仰的，倒也並不覺怎樣煩悶，因為你從有不幸，也一律都推給『命』了。但如今一方面，『時代』已使你的這種信仰，斷乎不能維持，而他方面，則你還未得着關於性的新智識和新道德，以代替已經破產的舊智識和舊道德，於是乎你就不免因愚昧而錯誤，因錯誤而失敗，因失敗而終於煩悶了。實言之，現代青年的煩悶，大都由於新舊道德的背黃不接。

誠然，每個時代都會產生它的道德家和青年指導家的。但是你們要留神，這班自任為道德家和青年指導家的，照例總出在治者階級裏面，他們的目的，也許是在利用你們，或奴使你們，所以先則用一套符咒式的口號來麻醉你們，與套你們，及至你們痛醒，興奮平了，這才仍把當初那一套為他們自己而有的「禮教」從新搬取出來，或者另造一套變本加厲的奴隸道德來箍緊你，於是乎你才瞠目結舌，曉得上當，而你的煩悶便越發加深一層了。

那末你們如今最急的急務，就莫過於向你們真正信任得過的朋友那裏去討取一套新的智識和新的道德，庶幾把這個背黃不接的可慘局面趕快彌補起來。

我相信這部人生鑑的作者辛克萊，是你們一個真正的朋友，他既不屬於他自己本國的治者階級，當然更不會為着要利用你們而欺騙你們。我又相信作者的思想是最「現代的」，也最適合你們受用的。我相信他這部書可以替你們解決各樣的問題，可以替你們尋見安穩的出路，可以替你們解除一切的煩悶。所以我當決

紅

（第八期）

現代印度女子散文詩三篇
孤懷
譯徒
印度古代文化
對美與藝術的主張與同等的地位
同合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魔法？
西胡
華道
史可塞拉斯的木刻（四幅）
水清傳的演化

小泉八雲廿五年居……
柳二嫂子……
託斯泰……
的素食……

讀物雜碎
關於愛的雜碎……
史高德的懷舊記……
師……

心從事於努力介紹這類「朋友的書」之初，最先竭誠地善意地將這書奉獻給你們。

這書原名叫 Book of Life 本是聖經上的名詞，原譯「生命冊」。當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舊約出埃及記三二，三三，）那末你們誰想要做人，誰想要合理地快樂地做人，就都不得不讀。

附註：人生雖不久將由世界書局出版。

民間故事雜抄

趙景深

一 桃花女關法

鍾敬文在給江紹原先生（本報第六卷 11, 533-534）上說起海豐有桃花女與周公關法的傳說，後來賀昌羣在關於喚名收魂的傳說（本報第七卷 3, 11-13）上又說起這故事在元朝即已有之，並舉元曲選中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的本事為證，說明其異同。今天我偶翻清人筆記，在海昌許秋垞的聞見異辭（一八四六）卷一上也看見一節桃花女關法，雖然對於喚名風俗的痕跡已不可見，但關於嫁婚習俗，對於民俗學者却仍是有用的，特錄之以呈江紹原先生：

「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均有法術。一鄉人得罪於周，欲謀害此人。彼自知不能挽回，因叩求術女。女曰：「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有雄蜂飛出，變虎食人，汝明午切勿出門。」應曰：「唯唯。」周靜伺數日，不見鄉人，知術女道破，遂啣恨於心。即邀媒誑女，欲娶為婦，女亦不却。比屆吉期，桃花女命老嫗四人，穿紅衣執箭並飾，兼藏寶

說旅行 (Hailie)……
詩兩首……
愛國向武的詩人隨放……

新書紀文學……
科學的……
新發現的……

鏡，以辟妖魔。否則周家門限，並變飛蛇也。新婚之夕，周翁令阿郎變蜂採花，以破此法；而新婦已張蛛網待之。蜂入洞房，竟為蛛絲所縛，周之技遂窮。……近日迎娶用棉杈梗以當箭，篩子內用小鏡以辟邪，殆本此意歟？」

二 螺殼中的女郎

西語在中國文學研究上有一篇螺殼中的女郎論到田螺精故事的轉變。我偶在程麟的此中人語（一八八二）上見到一節田螺妖（見卷二），便抄呈給他：

「衛福者，本舊家子，遭兵燹之亂，全家俱沒，惟福尚存。所居屋四椽是已產，度日惟艱，聊作小本經紀。黎明即起，每出必反鍵其戶，至日中始返。浣衣煮飯，俱躬自操作，蓋勤而儉者也。一日，福歸家，見飯已熟，甚異之，不暇詢諸鄰，食訖遽出。次日又如之。一連十數日，毫不費力，不知誰人為之執爨也。又一日，福出門，將門虛掩，自隙中細窺，以待其異。逾一時許，忽見庭中水缸搖動，有一女郎自缸中婀娜而出。明眸皓齒，丰韻絕佳，釵影徘徊，蓮鈎聲碎，往廚下而去。福驚且喜，疑為天仙下降。忽憶缸中有一田螺，舊已數年，此必田螺妖無疑矣。遂啓門輕進，視缸中田螺，僅存一殼，藏殼於機密之處，轉至廚下，則見女郎掠衣掩袖，方司中饋，殊形忙碌。福出其不意，上前攙之。女郎微笑欲逃脫，福抱持益力。……兩人遂為夫婦……年餘，女忽產一子，眉目之間，與女極似。女每於懷風楚雨之時，常思歸去。福以其無家可歸，聽之。又年餘，又產一子，而女至此亦不復思歸矣。流光如駛，二女皆十餘齡……一日，夫婦有口角。禍微有所滋，女……曰：「還我窈窕，

終當樂我故耳！」福且憐且怒，即取舊所藏穀擲地下……執意一聲響處，女與穀俱失所在……」

後段是所謂陶潛的搜神後記卷五第一則中所無的，但民間故事中，倒似乎有這樣的傳說。

三 呂洞賓故事

民間相傳的呂洞賓故事很多是這樣的：呂洞賓化為一個醜陋的乞丐，後來使藥肆或茶肆興隆起來。不過，這樣的事是普通的仙蹟，並不一定是呂洞賓，只因呂洞賓為婦孺所通曉，名氣很大，於是一切仙人的傳說，只要是幫助窮苦的善人的故事，便都加在呂洞賓身上了，這差不多是傳說的普通命運。其實，照一般八仙圖像看來，醜陋的乞丐與其說是呂洞賓的化身，不如說是鐵拐李的本相更為恰當一些罷？最近在筆記中看見兩則類似呂洞賓的故事，就是當作普通的仙人傳說，並未特指出呂洞賓來：

「上海姜翁名丹發，設藥肆於邑市之小南門外，即衍澤堂也。翁素行謹厚，樂必手選，與人無欺；遇貧病者，輒與之，無稍吝，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某年元旦進城至邑廟蔬香，在頭門外遇一丐，蓋樓實甚，以鮮荷葉裹羊肉，捫蝨而啖之，顧姜翼曰：「要食否？」翁不應。既出，丐者尚在。異而索之，則曰：「羊肉已盡矣。」分荷葉一角與之，瞬息遂不見，自是合珍齋入以荷葉少許，用者無不立效，遂大獲利焉。」〔淮陰百一居士的靈天錄（一八八五）卷下〕

「松江城中來一跛丐，膿瘡滿體，形甚穢惡。……一日至臨河茶肆飲，備保咸加驅叱。丐曰：「人飲我亦飲，囊中自有錢，乃公獨非主顧耶？」遂入踞坐，不得已予茶一甌，丐且飲且歌，剝身上瘡痂，置茶甌中啜。見之者無不嘔惡，

「摩登」(七月號)

第一卷第二號要目

從強盜說到前田河廣一郎……蕭崇素
歸來……左明

「新女性」

愛友戀愛之病……
婦女雜誌注意的問題……

座客多引去。備保爭起逐丐，丐笑曰：「如此美味，乃獨自享之，與若輩何與？」投錢而去。觀茶甌餘瀝尚存，備惜其穢，投諸河，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光豔奪目，香烈異常。觀者如堵，有頃乃滅，始知丐為神仙中人也。」〔烏程陸春春飲樓寶談（一八九七）卷一（個丐）〕

「廣東某山，巍巖險遠，半山中有「賣茶壩」，凡人飲茶茶而有未盡者，壩輒乾之，並不傾覆，一日，有一丐，持衣百結，跛一足，貌甚醜惡，身上恍惚有瘡疾，臭氣逼人，亦來啜茗，啜畢即去。壩惡其狀，即以所飲傾之，忽一盤蓮花生自地上。壩駭異，急視碗內，尚餘點滴，遂飲之，精神倍加，白髮盡黑，壽至一百二十云。」〔此中人語卷四賣茶壩〕

仙丐與賣茶壩幾乎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只是前者未得超度，而後者却超度了一點點，所謂「善有善報」者是也。清水以為西洋童話中很少有這樣的故事，這是因為在中國這樣的故事還是原來的形式，未曾被別的童話吸去；在西洋這樣短的情節也有一只是都放到較長的童話中，成為開端的一部分罷了。在誠實與虛偽式的童話中，每敘長次二子遇老人不加以援手，遂遭難；而幼子肯助老人，遂得幸福；這老人也就是仙人，也就是外國呂洞賓了。

一九二九·七·一五

文方錄就，又購得說部桃花女圖法奇書，一名桃花女陰陽圖異說奇傳，凡十六回，因附誌於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文學週刊

第九卷 第二號

(第三七七期)

再論封建勢力在報紙上……………東生

巴比塞的檄文……………劉穆

托馬斯曼畫像

今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

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趙景深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上海開北天通庵路三號里五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實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二角六分

■半年二十五期連郵費六角五分

◎文學週報社優待定戶 特別啓事◎

本報得以繼續不斷的刊行至近四百期者，其主要的維持者之一，便是許多長期定戶。他們給我們以物質上的維護，也給我們以精神上的鼓勵。茲當本報九卷一號，且係由遠東圖書公司收回自辦出版之際，特定下列優待定戶辦法，略表酬謝之意：

(一) 凡尚未滿期的定戶及新定戶直接向本社預定本報一年以上者，均得享受下列優待的利益。(非長期定戶及向代派處訂閱者，概不得享此權利。)

(二) 定戶得以八五折的特價購買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學週報社叢書及本社社員的其他書籍。(這些書向售實價)

(三) 定戶得以七折的特價購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這些書向售八五折)

(四) 定戶得以八折的特價購買本社出版部刊行的各種書籍。

(五) 以上各特價書皆以直接向本社所購者為限，向開明商務及其他經售處購買者無效。每種以一部為限。

(六) 定戶每次購書姓名地址，須詳細清楚，並須寫明定單號數。

(七) 寄書郵費由定戶担任。須掛號者每包另加郵費五分。

(八) 特價各書印有目錄，函索即寄。

(九) 該項及書費收費，一概以郵局收據為憑。遇有中途失書等事，本社不負賠償之責。

(十) 特價期間，以登報日起，三個月內為限。

上海開北天通庵路三號里五號文學週報社謹啓

再論封建勢力在報紙上

東生

一

筆者在第八卷第八號的本報上曾有一篇論述報紙的文字，說現在中國的報紙是全部在封建勢力支配上，是助長封建意識，爲一種封建殘餘事物的表現。但是意有未盡，敢再加申論。

筆者在前篇曾說報紙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因爲在建封時代，及以前的社會，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自無從生公開宣傳的報紙。報紙是輿論的表現，而輿論之產生則在統治集團的意識發生分裂以後。當原始社會，因爲其意識能保持着統一狀態，沒有分裂，所以無所謂輿論。如政教一致的社會，以其信仰來統一社會意識。到了軍國國家，則其統治階級，以武力的壓迫，來統一社會意識。總之，都是不許有與統治階級的意識相反的意識。在前者，一般人因爲處信仰的壓力下，沒有意識的自覺。在後者，則因武力的壓迫，雖有意識的抬頭，却無從而表現，即沒有報紙那樣的事物。縱令有之，也如統治階級爲宣布其德意，溝通其自己的消息，目的完全是爲着統治之便利，絕對說不上輿論二字。

但是當此之時，我們却不能說沒有輿論存在。因爲統治的形式既由共同體的社會進而爲征服關係的社會，有所謂國家的成立，因此在內部發生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而以此故，在一個集體之內，有彼此殊異而相反的意識之產生，處於被統治階級中之前統治階級，爲恢復其統治，常煽動此意識以與現統治階級相抗。而統治階級則以武力爲壓迫，不惜用極殘酷的手段。如當清室之主中國，一方面對於漢人之壓迫，無所不用其極，文字之獄，最爲酷烈，而他方面則或擁朱明遺嗣，以爲號召，或筆之詩文，以示不平。還有這也是中國的特殊情形，因爲中國的

統治形式，自秦以後，即是官僚政治。所以一統治者征服中國以後，對於官僚之選用，非常注意，所謂科舉制度，老實的說一句，無非統治者統一其社會意識的一種方法。但是當統治者的勢力強大時候，爲統治者作奴才的固是此等官僚士大夫，而到了統治者的勢力發生動搖，則以對於舊統治之不滿，利用人民的疾苦不平，激起其反抗意識的，也是此等官僚士大夫。故總觀中國的政治，我們可以說其治亂的關鍵，實全在此等士大夫。統治者之所謂羈縻人心，便是收買此等士大夫。至於一般人民，則始終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他們根本沒有階級意識的自覺。

二

但這到底是古代及中世的現象，到了近代，國家既不能由軍國國家進爲產業國家，資產階級的勢力既踏上統治階級的地位，自然一切都得發生變更。在從前的時候，維持統治勢力的是武力，因此，沒有自由，沒有人權，沒有法律，而爲絕對政治。現在因爲資產階級的興起，他是掌握有經濟的力量，所以用不着武力，——武力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因爲經濟的力量已足以決定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自由，平等，法律保障等等，儘可以任你大呼大叫，而無害於其統治。如所謂自由，在沒有絲毫經濟能力的無產階級，實無異餓死的自由。而所謂平等，這意義無非將封建的身分關係的隸屬改爲經濟的契約關係的隸屬，在從前，因爲封建的主僕隸屬關係，奴僕之生死存亡，到底不能說與主人無關；但現在則因雇傭關係，是由契約而成立，無產階級便只好在不平等的美名下，忍受資產階級自由的剝削。至於法律，那更不消說是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私有財產的武器。記得法朗士曾有這樣的話，現在的法律是不論富人貧人，都不許露宿在橋頭或道旁的。這便是所謂在法律之前，萬人平等！

在這資產階級經濟勢力之權威下，社會意識當然亦須受其支配，凡與現勢力有背的，就難免受到阻抑與摧殘。所以當此之時，所謂輿論，到底不外資產階級內部黨派的意見的表現，是一黨派利用之以攘奪政權，在議會中占有多數的武器，現代的報紙便是這樣發生的。我中國之有報紙，在清末同光之世，即以歐美資本主義勢力之東來，開始走上現代國家的階段的時候。但是因為根深柢固的封建勢力之籠罩，所以經濟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政治亦始終不能從封建勢力中脫化而為議會政治。政治依然是官僚政治，報紙免不了是封建的官僚士大夫借著議會政治的外衣，以發揮其不平的機關。因為政治不能擺脫其封建的主義，所以維持統治勢力的仍是武力不是法律，報館記者隨便可以逮捕或槍殺，言論出版的自由沒有保障，必然的新聞事業不能發達。而上海一埠，所以能成為全國新聞事業的中心者，則因為有外人租界的庇護，為中國封建的政治勢力所不及，同時資本主義的經濟比較發展，而地勢上交通上的優勢，也是很有關係的。

三

但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資本主義走上反動的階段，即由自由競爭而為獨占，由產業資本而為金融資本，這一個變革，表現於政治上者便是產業資本家的政黨漸次失勢，而由地主與高利貸合成的金融資本家的政黨漸次占有多數，同時，他方面，無產階級的勢力逐漸興起，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威脅。這樣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何國，都有反動勢力與革命勢力的對立。這個對立，自經大戰，乃更尖銳化。而以彼此之相激相盪，各走極端，於是有一方有法西斯替的獨裁，在他方有無產階級的獨裁。這便是當前的世界，是反動勢力最盛的世界，也是革命勢力興起的世界！

當然，我國的政治亦免不了要受其影響。因為侵入我中國的外國資本為帝國主義者的金融資本，這是主張獨占的，同時因為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國的產業資本不能發達長成，致我國固有的資本，依然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最佔勢力。於是因帝國主義間的分裂，乃有我國軍閥間的對抗。而因金融資本的中心是銀行資本，本質上與高利貸資本相同，遂造成金融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相結合的狀態，即外國資本家與我國封建地主的結合，我們但見到處有銀行的設立。銀行事業在從前的時候，是所以扶助產業之發達，但在現今的中國，則其最大任務，在為帝國主義者推廣製品的銷路，在以高貸關係剝削中國農民的血汗。這樣，中國的政治在進向議會政治的途上，又逆轉於獨裁的絕對政治。

當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時候，雖然世界的反動勢力已甚高漲，但是在意識上到底還不敢與自由平等的口號相抗，因此，我國的報紙，尚得稍有稍微的自由，得以發揮其所見。但自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替的獨裁政治先後興起，使我國的軍閥恰好有了理論的根據。從此，自由與法律等等的呼叫，便無所用之。報紙這樣遂在嚴厲的檢察制度之下，成為與封建君主時代的邸報相同。報紙以代表輿論作標語的，然而現在的上海報紙，我們却見不到時評，即使有之，也是冷血君從皮包中取出的格言式的論述。這決不是可怪的現象，這正反映着當前的政治。政治是不成形的政治，報紙自亦不免為一種不成形的，非驢非馬的東西，是本質的為封建勢力而外被着資本主義的形式的事物，因為時代到底已進到資本主義快要沒落的階段了。

四

因為報紙的本質是封建的，所以我們每天打開報紙，只是照例的幾次政治會議報告，某某進京，某某來滬，某某任職，完全

等於政府公報。但是在這百凡都商品化的資本主義時代，報紙自亦不能例外，於是爲吸引讀者起見，乃有所謂社會新聞。報紙所由的立的目的有二：一是代表輿論，二是傳布消息。所以報紙雖不能代表輿論，倘能於布消息一端，辦得完善，亦可說達了一半的目的。並且，在當報紙的商品化達於極度的時候，離去第一目的（代表輿論）而專注於新聞之傳布，這樣的報紙也是很多。但是上海的報紙，既以檢查制度成爲毫無生氣的官報，而所謂社會新聞者，則又鄙俗下流到不堪入目。這原因還是因其本質是封建成。

現在上海的一般報館記者，說句不客氣的話，都是封建的遺物，他們的意識是封建的，他們的趣味也是封建的。因爲沒有現代的社會意識，所以只知道封建的從屬關係，爲英雄主義地方主義的。而每天的新聞，大概都是吹捧個人的無聊文字。又因其趣味是玩世的享樂的爲封建時代的心理表現，所以對於社會事情，一切都出之以冷嘲的旁觀態度。悲慘淒涼的事，到了上海新聞記者的手上，反成爲譏笑嘲諷的資料。一家失火，男女裸體從火中逃出，時報的記者便說火中看模特兒！

還有如最近的黃慧如戀愛事件，弱女子年幼無知，偶然失足，即據封建的道德，認爲非是，社會言論亦宜咎其既往，予以自新。但是上海的報紙（小報不必說，這是無聊文氓造謠生事之地，）却用頭號大字大登特登，累三四月而不休。因了報紙的宣傳，致黃慧如遂非自殺不可。（即其不死，亦很難在社會堂皇的爲人。）甚至她的生死問題，還得費時報與時事新報的記者，費全面的地位，爲之參證辯論。大有黃慧如非死了不痛快似的。

又如最近申報上新增的所謂學校生活，什麼「東宮」「西宮」，把女學生當作開玩笑的資料，到底亦不外封建時代以女子

爲玩物的意識的表現！但瀰漫着上海的報紙的却便是這封建的意識。故如這樣的報紙，對於社會，實是毫無補益，反爲思想上的毒害。

五

固然，報紙以傳布正確消息爲準則，但是我們須知報紙在社會事業上之重要性，可不是在新聞正確的程度，而在其及於社會的影響或應爲如何，這便是決定新聞價值（News Value）的。大家都知道最有新聞價值的新聞，必須最能激動人，引人興味的。但是我們須知若其爲個人隱私，私人廣告，或有害社會風俗秩序的，則雖能激動人心，亦應捨棄。新聞事業與普通營業不同，因其與社會有密切關係，故必須立足於倫理的基礎始行。這完全是以社會人的資格，對於社會所負的責任。凡是高貴的新聞記者都當以此自勵。

因之，如黃慧如事件，不管其事件之善惡與否，這完全是個人的隱私，故把這事件揭載於報紙，筆者敢鄭重的說，乃是新聞記者的不道德的行爲。因爲這是所謂 *Privacy* 的事情，非公共讀物的報紙所宜揭載。但是現在的報紙却最多是這種戀愛事件，以及攻訐個人的隱私的記載。

還有如私人的宣傳廣告，這也是毫無新聞價值的，如男女彼此結婚，學生出洋留學，學校機關自己誇張其成績，商業公司自己贊美其商品，政客軍人自詡其功績，凡此都是宣傳廣告，公正的新聞記者，應該加以淘汰。不然，報紙成爲個人的留聲機，便無異個人的御用機關。

又如殘廢殘看了令人不快的新聞，則有害社會風俗，亦不當登載。但是現在報紙所常見的是奸淫殘殺的事件，以及死屍的照片。

當此之時，國內政治的記載，既以檢查制度之嚴密，無可發展（但一半也是新聞記者只知逢迎個人之故，）本來在國際新聞，社會新聞方面，大可以開拓，但是社會新聞，一天天的新報化，成為專揭陰私，廣告新聞，及機變事件的篇幅，國際新聞則更不知打何處說起，只知照信社稿編排，用以湊數而已。如英國總選舉（五月三十日）為最近國際上一重大事件，但時報的六月一，二兩日都不見登載，足見該報記者毫無新聞常識。

六

一社會的變革，固然由於其經濟的下層基礎之變動，但我們觀察其變革的過程，可以分作三個方面來看：一是產業革命，二是意識革命，三是政治革命。必須經濟基礎上之生產條件有了變動，然後上層結構的社會意識乃發生轉變，而為社會意識之表現形態之一的政治，亦隨之發生更變。中國革命，便是因帝國主義勢力之到來，本國的經濟基礎發生轉變，同時，以西歐思想的輸入，社會意識亦發生變動所起的一種政治上的變動。但是革命若只限於政治上統治者之更易，這是古昔的易姓革命，不是現代意義的革命。現代意義的革命，必須經濟上，思想上，政治上，都同時順着社會進化的過程，有大的變革。

我們要承認現在的中國，尚是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但是經濟組織已走上資本主義之路，政治組織則君主政治已倒，正向民主政治而進，而思想的動向也是向着前進的自然，這前進的路不是直線而為曲線，其中有迂迴曲折的地方。但此迂迴曲折的處所，若以我們的努力，決不是不能縮短的。故當此時，為第一個躍進準備其意識上的變革，在我們是有非常的必要。

報紙因其傳布之迅速與普遍，在文化運動上實占着很重的地

位，但是現在的上海報紙，滿是封建的事物，不但是我們前進障礙，並是我國思想上的毒害。每天每天，從這當中，散布着難堪的腐臭的毒氣於全國，這是一個毒素的製造場，一個腐化勢力的大本營。中國學術界諸君，你們亦嘗想到怎樣打破此封建勢力的集體，以掃除思想界的毒害，完成文化與想上的革命沒有呢？現在便是時候了！

八，一，二九年。

巴比塞的檄文

劉程譯

我對知識階級的宣言已不止一回丁。它之為人所信從，不是由於我個人之能感人，而是因為我的話是從那比我的意義更深更強烈的廣大的集體的意識吐露出來，所以，我直可以說，讀這些宣言，便隱聞羣衆奮迅前進的步伐之聲。

今日我草這一個又反響出別人的偉大的呼聲的宣言，是特為美國的智識份子而發的，尤其是學生和青年的作家發的；我對他們陳詞，這不是第一遭了。

我，我們之所以特向美國智識界致辭者，第一件是有鑒於美國人的物質力量之偉碩無朋，近代世界的前途將為這民族所左右。

撇開最近的將來不說，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與整個無產階級的掙扎努力的衝突，已普及於世界，這種衝突的形勢之足以決定世界的前途已日漸明顯。這種鬥爭，一方面教我們越發看清楚人剝削人的殘暴的機括之日精，他方面顯示出羣衆應得的生活權利，確是一種偉大無上的鬥爭，非人力所能須臾阻遏。鬥爭的結果，只有一勝一敗，而世界的面目便為之煥然改觀。

美國智識界之必須明瞭和參加這無量數的鬥爭，自無待言，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無門第身分之別，在社會中，每個人各具一

種功能，著作家和智識的勞動者的地位與行伍中的兵士無異。從前視詩和藝術為高出塵俗之物，與人類的競逐辛勞無關，只是心性智慧的游戏，琉璃之士的海市蜃樓，消閒逞巧之具。現在早已不是如此了。集體的戲劇蔚成勢力，其犀利偉大之處，使那只供雅人逸士消遣的文學藝術，無地自容。偉大蓬勃的運動已把著作家和講壇的人物捲入了，這翻騰的狂潮已把他們吞去，而隨波洶湧不能自己了，從現在起，他們只可做這種運動的喉舌。

無疑的，智識羣衆中常常有一些革命的分，這也許是他們可以自豪的地方。以俄國論，在「舊時代」之末，有好幾個自由主義者和勇敢的人會昭示民衆以新的途徑，和促成革命的定命的實在論之解放。在沙皇時代，凡是稍占重要稍有才具的著作家都備受摧殘，由十二月黨時代絞死的里列耶夫(Рилеев)起，以至被羅蘭的普寧金和寧門托夫，被拘禁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和高爾基莫不如是；若使托爾斯泰的名氣不是這樣大，恐怕也不能免圍圈之苦。即至一九一七年以前，一切的最著名的俄國作家，如安得列夫，柴霍甫，庫普林(Куприн) 梅勒茲高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波定(Fondine) 亦力霍夫(Chirikov)等莫不極力描摹現實，預告和準備俄國革命之來臨。

雖然這樣，不幸智識分子滿充着傳統因襲之見，能夠明白社會鬥爭的深義，和洞見階級衝突的底細究竟者實寥寥晨星。大體上說來，過去的作家，近代的文人，以至當代的智識分子，對於被剝削被壓逼者的解放，只有一種淡薄模糊的觀念。他們所抱的一點理想主義，非涉偏感，即為抽象，非烏托邦，即淺薄可笑。他們與那奴隸般的工農的嚴肅而有力的羣衆結合，不過是取虛尊屈賤的態度。他們看不見合理的明顯的公平問題——資本家非法的利益必須奪回歸於那生產的羣衆。完全因為這羣衆是生

產的，占人口中大多數，和因為智識分子也是這羣衆中的一部分。

這些智識分子也有他們的特殊的革命觀念。他們以為革命有一個「放諸天下而俱準」的方案，一切的羣衆運動須以為依據。這個方案由來已久，以建立像我們現代的共和國——例如法國——那樣「民治」為依歸，若使一個革命運動逸出這個陳腐舊套以外，他們就莫名震駭，對之隱懷敵意。智識分子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就是如此。今日同情革命，明天即成羣衆結隊加入反革命的隊伍去，這不過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之為物，比他們慣見的傳統的革命喜劇偉大得多，他們遂呆若木鷄，以手遮目，而不敢一窺了。這種錯誤，罪過，若使作家和思想家不欲於快要來臨的偉大的歷史之一幕之前，自絕其生命，和陷現代人物於死路，他們不會犯的。

讓智識分子鄭重改變他們的自由平等的觀念，他們就會見到這新的民間理想怎樣把陳腐狹隘的民治觀點擴大了。他們就會聽見一切的謀和平的設施如國際聯盟和軍縮協約，都是放在民衆和冷酷的現實間的空架子，官樣文章和偽善的贗鼎，不必待羣衆暴怒起來，就在譏笑之下已不攻自倒了。

其次，讓他們首先泯除那在財富專政的國度裏劃下來的舊的畛域——勞心者與勞力者的畛域。其實勞動者同屬一類，同是被剝削和被壓逼者。著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工人之為社會牟利者之奴隸，已經太久了，以階級意識這神聖的觀點論，能不能有兩種解放的意識，一是勞力者的意識，一是勞心者的意識呢？只有一種吧，這種意識隱涵個人在其羣衆中的需要和其他深的欲求——他的生活的權利，他的政治平等的權利，他的沐浴文化提高心性的權利。

在現在這個掙扎紛擾的時期，已不是無產階級歸附到智識分子之下那一回事，智識分子應當走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去，因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偉大的根基，痛創共同敵人，亦為無產階級是賴。

在那些為白色恐怖摧殘的各處，我們不見持筆者卒與持斧鑿者作英勇的聯盟了。

願這種不可悔的同盟繼續下去吧！這是智識分子再開展其階級意識的時候了。他們對階級鬥爭的準備就是教育，現代思想家的偉大在於能與工人階級混合，在於能任自己捲入洶湧的潮流而前進，和在於洞見新時代的偉大的趨勢。一個思想家或藝術家的獨創新穎之處。在於他是民衆的具體的反映和回響。越能在自己的身上表現出羣衆來，便越堅強美麗。列寧之所以成爲一大領袖，不過因爲在心裏他蘊蓄其他的工人。他之所以能發縱指揮羣衆，不過因爲他是遵照他們的意旨而行。

現在國際勞動界所漸見清晰的社會形式，是一種集體組織的偉大的形式。這種理想是將來人類社會的壯美而公平的模型，舉身以赴之，實是智識分子的責任。牠是與心的勝利相應的物質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鵠的，比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由陳腐的希臘拉丁儲藏室剽竊來的曖昧理想，高明得多。

我記得當法朗士晚年我與他說到國際運動和東歐的人類解放運動的時候，我們同聲說道：『這種運動是完成精神的使命的啊！』

當我最近晤見高爾基的時候（他那時也像不滿意於俄國革命的『無政府狀態』）他告訴我說他回到俄國時，他所見的人已不復能出國時之舊，他目覩那在沙皇的國土上建立社會主義的羣衆的偉大，團結，諸和而震駭。『那裏已沒有小的個人的工事，只

有一個大的工事，每人都不斷地參加。不再是無數的個人漠不相關，而是一個龐大的合體。』

這樣子，政治真正平等了，渾成的工人社會從基礎上建立好了，一切抽象和不與奮進的生活相適應的東西（如愚民政策國界劃分等）都掃除淨盡了，以合作團結泯滅種族意見和其他人工製造出來的敵意——於是新的境界創生，金和鋼構成的資本主義的機構，將摘毀無餘，合理和道德才得出現。

還有一層，從羣衆的普遍的覺悟中，新的藝術，新的美（我或者可以這樣說）誕生。新的藝術必須與新的事物的情況相應：單純，健全，朝氣蓬勃，像那新有自覺的羣衆一樣。現代的頹廢藝術複雜而纖巧，滿着矛盾的方式，畛域之見，瑣屑的分析，和欠明瞭無生氣的東西。牠是一種做作太過的藝術，象徵出現代的工作過度，矯飾過度，歐斯忒里亞的社會；此外牠還爲商業年利主義所腐化。掃除它和替代牠是這新藝術的責任。在雕琢過甚和病態頹廢的藝術的四周，已湧起光明磊落的民衆藝術的潮流了，從前渾噩不爲人所習見，今已光芒顯露了。藝術的偉大歷史基礎今已在行將就木的資本主義文化下崩壞了，他要照着這個未來的式樣重建，我請美國智識分子注意的就是這個。

無疑的，美國的工業和龐大的金融資本，藉着幾個怪物般的財國吸收羣衆的血汗，實是一個極端完成的殺人模型。不過我們還當承認美國民族自身是滿充着生命，健康，和蓬勃之氣的，他們仍像保留有幾分的可愛的蠻性，故致陷於西方的頹廢的病態的纖巧。天賦他們以生氣洋溢和完足美滿。我們之信賴他們，也是因爲這種豐盛健全的特徵。在今日的羣途紛亂之中，一定會由此間崛起燦爛堅強的精神，奔向最偉大最蓬勃的地方去。



托馬斯曼畫像

今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

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

趙景深

據十一月十三日瑞典京城電，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已給予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托馬斯曼生於一八七五年，是亨利曼 (Heinrich Mann, 1871-) 的弟弟。他的生平很簡單。我們從登布魯克可以推測一些出來。書中的人物托馬斯 (Senator Thomas)，他的妻子紀爾黛 (Gerda)，以及他們的小兒子約翰 (Johann) 就是他的父母和他自己的側影。從愛羅伊塞爾 (Arthur Ilsemer) 著名的評傳托馬斯曼的生平及其著作 (Thomas Mann: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裏，我們知道托馬斯曼的先祖是留白克 (Lubeck) 的富商。與登布魯克所記的一樣。他的父親是個議員；他的母親是巴西

產；嗜愛藝術。托馬斯曼自己寫作甚早。他第一個短篇歌歌 (Gefallen) 即為理查德 (Richard Dehmel) 所擊賞。他的家移居慕尼黑 (Munich) 時，他就當 Simpleximus 的主筆，現在仍還住在慕尼黑城外一個幽靜的別墅裏。

托馬斯曼是以二十七歲時所作的登布魯克得名的，即連最簡略的家庭大學叢書本的羅百生的德國文學史也說：「現代德國小說界，登布魯克的作者托馬斯曼這個名字是不能忘記的。」此書用的是純粹自然主義的手法，敘一個家庭前兩代的興盛和後兩代的沒落。魔山也是他的名作，反映現代社會。他的得獎作似是最初的初稿。現將他的生平著作撮要列後：

- 一八九八 小先生夫里得曼 (Der kleine Herr Friedemann)
- 一九〇一 登布魯克 (Buddenbrooks)
- 一九〇三 特立斯坦 (Tristan)
- 一九〇五 非奧德察 (Florenz)
- 一九〇六 白仙與我 (Bashan und Ich)
- 一九〇九 國王陛下 (Königliche Hoheit)
- 一九一三 威尼斯境內之死 (Der Tod in Venedig)
- 一九一四 克魯格爾 (Tonio Kröger)
- 一九二〇 主人與獵狗 (Herr und Hund)
- 一九二二 短篇小說集 (Novellen)
- 一九二三 哥德與托爾斯泰 (Goethe und Tolstoj)
- 克魯爾的懺悔 (Bekanntnisse des Hochapostels Felix Krull)
- 阿庫爾特的經驗 (Okulte Erfahrungen)
- 魔山 (Der Zauberberg)
- 一九二五 擾亂 (Bemühungen)